



三立堂新編聞

華胥外史漢陽

漢征南大將軍守益州牧大司馬歸

彭

彭字君然、棘陽人、漢兵起、攻拔棘陽、彭  
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  
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  
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  
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

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將軍朱  
鮪校尉會光武徇河內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  
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  
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  
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  
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更  
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圍彭說降之於是拜  
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

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  
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  
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  
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  
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  
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  
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士逝其去矣公雖嬰  
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  
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休彭還

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令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遷彭征南大將軍，令率傅俊、臧宮、劉宏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

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朶川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八年，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

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兵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返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后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闔

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等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白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彭

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任鈎不得去奇  
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  
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  
死者數千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  
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  
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  
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辭  
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  
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

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  
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  
人距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翁與臧宮  
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  
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  
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  
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  
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  
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  
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  
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  
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按岑君然西擊山都而潛渡沔水與韓信夏  
湯渡軍相似荆門之戰乘風縱火燒斷浮橋  
與黃蓋赤壁塵兵相似張疑兵以牽制延岑

而自率兵沂東江而上徑拔武陽繞出延岑  
軍後此出其不意所以公孫述杖地而破膽  
也

評曰范曄作後漢書云中興將帥惟岑彭馮  
異兩人之功爲大若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  
三軍而懷敵人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亟去  
以避禍征南惡彭亡之地欲徙而未決豈幾  
慮之不明將期數使之然乎

漢大司馬大將軍廣平忠侯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  
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交結豪傑，聞光武長者  
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  
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  
耶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  
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  
有一儒生，即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  
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



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旣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素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鄧禹謂吳漢勇鷲有智謀可使也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造次

出迎漢卽擄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于洧陽初更始遣尚書命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虜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左來在山陽者執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

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命辯士說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

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詣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

樂目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兵來救。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

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宜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詔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數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旛旗，使煙

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昔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

周外春秋 卷之三  
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二

十年，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賜謚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按吳子顏斬苗，曾以發其兵，襲謝躬而奪其城，獲索二于平原，破蘇茂于廣樂，拒公孫述于廣都，其功大矣。第貪并力以攻囂而不知汰冗節食，乘勝以攻述而分營受困，此其失也。

評曰：子顏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帝終始

倚賴之諒由質厚而勇鷲也。斷賊非仗節死  
義軍亂而堅卧不動。非智謀孰能之乎。漢有  
陳平周勃高帝信任不替子顏足以相方矣。

後漢建威大將軍隃麋愍侯耿弇。弇字伯昭。扶風人。弇少好學。常見郡尉試騎士。  
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聞光武在盧  
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  
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  
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  
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况也。發此  
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

遂南、奔走昌平。就况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等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見奔等，光武大悅，皆以爲偏將軍，遂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興義侯。奔等遂攻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名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時光武晝卧溫明殿，奔入造牀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

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奔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乃拜奔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悉發上谷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三年，奔從幸春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

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建武五年、復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步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欽、大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先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降者、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取首級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



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天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不意吾至，必驚擾。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

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

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

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三年增弇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薨、謚曰愍侯、魏命弇當請大司馬按耿伯昭用兵甚合古法、拔祝阿而令人得奔鍾城者、欲威服鍾城人也、脅巨里而使人得奔告費邑者、欲誘致邑也、聲言攻西安而大會兵臨淄者、攻其所不守也、引兵歸小城而示之弱者、欲驕張步之氣、而餌之來攻也、總之以奇譎取勝、非斤斤襲故套者、評曰伯昭之初從光武、才年二十一、小兒曹耳、卽能決滎河北、定計南陽、宜發光武之笑也、未幾拜大將軍、封好畤侯、所向陷敵、不以賊虜遺君父、較之韓信功、堪伯仲、豈非有志者事竟成哉、帝之褒讚、非虛譽也、

後漢征西將軍太尉前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贈驃騎將軍槐里侯皇甫嵩  
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  
習弓馬靈帝公車召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  
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所  
在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  
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  
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  
發五校三河騎兵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

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苕。苕束葦燒之也。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

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

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今失其妻，賴得皇甫，今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

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僞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

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振。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闖宦之罪。除羣兇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鼎於將興。摧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

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於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

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疆。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

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師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



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專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謫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闡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東邑，廢

立從意。今召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拜太尉。病卒，贈驃騎將軍。

印綬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十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按閻忠之說義真與蒯通之說韓信先後一揆義真之不聽閻忠與韓信之不聽蒯通亦先後一揆及從子酈說之討董卓而不肯專誅梁衍說之迎至尊而不肯討逆可謂之不失臣節亦大猷矣非其子堅壽之泣救必爲卓所刀俎矣

評曰功名者世之所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祖魏太尉歆言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

於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  
已不與焉是以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其  
致不亦貴乎  
董卓以虓闖爲性剗斲爲情譬如猛火不可  
嚮邇皇甫嵩據兵法以拄其口決意進擊王  
國國敗而卓遂忌嵩其免于剗亦幸矣迺卓  
敗而帝使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  
女盡滅其族嗚呼天網固不漏哉

魏丞相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安平郡文宣

公司馬懿

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性猜忌多權  
變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曹操爲司空  
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  
風痺及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  
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從討張魯言於操  
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  
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

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耶不從。又言：荆州刺史胡修、麇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是時漢帝都許中，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內親外疎，羽之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犄。

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薨，子丕嗣，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懿爲尚書、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又遷侍中、尚書右僕射。黃初七年，丕病篤，懿與曹真等並受顧命，輔政。叡嗣位，詔懿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

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國交構。宜觀望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君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帝訪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

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然之，又遷大將軍，加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懿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諸葛亮攻天水圍祁山，詔懿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將軍張郃、刺史郭淮等拒亮。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

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隴，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却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追至祁山，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時軍師杜襲等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

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後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涇之渭水南原帝憂之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也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

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仗節而立軍門懿乃止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之者懿不敢逼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

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擊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其寢食及政事之煩簡使對云云懿曰諸葛公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三年遷

太尉累增封邑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召懿詣京師問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帝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



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

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不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

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石矢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

懼。淵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於梁水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以下。皆伏誅。修其將軍畢盛等二十餘人。遂班師。帝遣使勞軍于薊。增封食二縣。明帝崩。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乘輿入殿。俄爲大傳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祖中。懿

請自討之。議者以爲賊遠來攻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自有破之之勢。宜長策以御之。懿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場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懿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帝遣使勞軍于宛，增封邑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吳將諸葛恪屯皖，懿欲擊之，議者多以賊據堅

城，今懸軍遠攻，進退不易。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而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涸，船不得行，執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於是督諸軍擊恪，車駕送至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在于積穀，乃太興屯守，開渠修陂，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八年，懿與爽有郤，稱疾不與政事。嘉平元年春正月，帝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后。皇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罷爽義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既而有司乃收爽兄弟等。誅之。二月帝以懿為丞相增封邑并前為八縣。

奏事不名。十二月加九錫。朝會不拜。二年懿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帝親幸第以諮訪焉。三年帝使太僕庾嶷持節策命懿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六月寢疾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帝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謚文宣。按司馬懿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孫仲謀且憚之。孟達公孫淵非其敵也。自投斧鑕耳。懿嘗云。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得用兵。肯繁矣。

評曰。碁逢敵手。藝壓當行。仲達自負天下少  
雙。而畏孔明如虎。甘受巾幘之遺。辟之日本  
國。王子善圍碁。見待詔顧師言。凝思落指。作  
鎮神頭。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此其所以  
爲仲達也。孔明已死。而猶走仲達。孔明於是  
高。仲達多矣。  
司馬懿忍人也。心最毒。而手最辣。遼東之役。  
斬男子及將軍等九千餘人。又挾讐而殺曹  
爽。何晏。鄧颺。桓範。畢軌。李勝。張當等。坐以大

逆。俱夷三族。嗚呼。其忍也。所以一再傳。而兄  
弟相屠。僅存三人矣。其孫遂爲劉曜所逼。而  
銜壁出降。劉聰出獵。令戎服前導。後因大會。  
使行酒洗盞。更衣執盞。遂見殺。天道好還。洵  
不誣也。  
初孟德。嘗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  
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竟  
遷魏鼎云。嗚呼。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叡  
之禮懿亦至。余嘗攷叡大漸時。引入嘉福殿。

卧内升御床而執其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己有，豈其主庸若劉禪、虐若孫皓者乎？夫庸若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若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懿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畫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牆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

有國者，將奚託哉。

懿破公孫淵時，軍士寒凍，乞襦弗與。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至魏鼎大物，躬自盜之，而絕不顧惜，何哉？及明帝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爲陳懿叛逆之始。及文帝未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于狼顧也。甚哉懿之狡而爽之愚也。目擊曹爽專擅朝政，遂稱疾不與事。李勝來候，遂詐稱篤疾，指口言

渴、流、粥、沾、胸、故、作、聲、氣、纔、屬、死、在、旦、夕、之、狀、  
爽、遂、信、其、爲、尸、居、餘、氣、不、復、慮、矣、及、太、白、襲、  
月、驚、馬、戀、棧、豆、不、用、桓、範、之、謀、空、負、智、囊、之、  
往、曹、子、丹、乃、生、此、狇、犢、求、貧、賤、不、可、得、尚、望、  
其、以、侯、就、第、作、富、家、翁、耶、甚、哉、懿、之、狡、而、爽、  
之、愚、也。

吳偏將軍領南郡太守行都督事周瑜

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  
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  
大宅以舍策陞堂拜母有無通共及策薨權統  
事瑜與張昭共掌衆事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  
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  
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  
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  
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恃以拒操者長江

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  
可論、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伏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與我校勝負於船楫乎、今北上旣

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拔刀斫前奏



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及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甚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率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糧資、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玄德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駐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玄德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

聞夕春利 卷之三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聚蒙衝、闖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

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往救寧。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流矢中右脇、創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就興、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

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

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陵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瑜性度恢廓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不與校普自後敬服而親重之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以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入爲

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徧觀營  
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曰大夫遇  
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  
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  
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笑而撫所  
言及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玄德之自  
吳還也權追送之玄德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  
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不久爲人臣  
耳瑜之破曹軍也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

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名  
遠著故劉曹咸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  
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僭尊號謂  
公卿曰孤非公瑾不帝矣

按阿瞞橫槊賦詩又說許多志得意滿之語  
自當取敗公瑾遂乘其驕而碎之又得孔明  
好幫手密勝疏三勝一自然之理也黃公覆  
之苦肉龐士元之連環皆所以佐東風之燄  
而斷送八十萬人馬性命耳看來孔明公瑾

確是兩奕秋對奕、孔明差先一着、是以過之、  
評曰公瑾美姿貌、工籌策、是以大見寵任、入  
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故能  
摧孟德于烏林、走曹仁于郢都、揚國威德、三  
方皆震、先王嘗稱其爲萬人之英、仲謀亦譽  
公其爲王佐之資、蓋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  
王奇才也、不幸蚤世、惜夫、  
公瑾少精意于音樂、雖三代之後、其有關誤  
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謔曰、曲有誤、周郎

顧然則周郎不獨韜鈴之雄、又風雅之士矣、  
孟德言爲大將者、先明天時、方今隆冬之際、  
但有西風北風、何嘗有東風南風、此乃言其  
常耳、世間却有一種異人、別具偷天換日手、  
段移星轉斗方術、借風猶其小者也、孔明旣  
祭風、又遠害、神機妙筭、他人不惟做不得、亦  
解不得、

祭風又致害輒焚燬葬此人不卦始不葬亦  
 身然風轉長式所散風散其小散也其間  
 常耳其間吐亦一盛異人限具倫天與日手  
 風亦西風北風時時東風南風北風言其  
 孟論言為大律者夫則天報也今劉冬之烈  
 暴然復思復不歸誰能之然又風時之士矣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四其不意何能同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北著不

吳丞相上大將軍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江

陵侯陸遜

遜字伯言吳郡人本名議世江東大族孫權為

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權以兄策女配遜

數訪世務遜建議曰古今英雄碁時豺狼闕望

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

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立部伍取其精銳權納

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謀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

也蒙曰羽勇猛難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旣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

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蜀所署太守委郡走諸  
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  
授初附又遣將破蜀詹晏降陳鳳大破鄧輔郭  
睦誘降文布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  
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  
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  
英異光武中興郡俊畢至今荊州始定人物未  
達臣愚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  
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公安南郡

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  
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  
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  
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不許曰備舉兵東  
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  
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  
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是平原曠



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同時相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

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

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備既任白帝。徐盛等競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遜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許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未幾。魏軍果出。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鮪。謫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休兵因驅走之。追亡。遂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

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權欲取夷州，朱崖遜疏止之，不聽。遂征夷州，得不償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與又疏止之，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還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閫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曰：

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不聽。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年六十三。次子抗，襲爵。

按呂蒙推轂陸遜第二云意思深長遜之自許  
弟云能忍辱負垂彼淺露輕佻者必非大將  
之選矣遜蓋慕藺寇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所  
以卻大敵而立大功焉若會稽太守淳于式  
表遜愁擾人民而遜獨稱式佳吏此長者之  
事也  
評曰玄德天下稱雄舉世所憚陸遜春秋方  
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余旣奇遜  
之謀略又嘆權之知人所以濟大事也遜忠

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獨恠玄  
德親見周瑜以火攻敗曹兵而身爲陸遜火  
攻所敗豈老而憤憤也遜亦言玄德更嘗事  
多何頓忘赤壁之役耶總之天心去漢孔明  
留之而不足伯言敗之而有餘悲夫

伯言與關公書旣云揀猾虜也恐潛增衆以  
逞其心又云戰勝之後常苦輕敵明以規公  
亦以探公也而公處之晏然卒爲所虜吾於  
是而知伯言之精于兵法實而示之以實也

惜乎關公之剛而自矜不顧其後耳

晉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加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旣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

黃門郎陳留王立賜爵關內侯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後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代魏以佐命助進號中軍將軍帝將伐吳以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祐患之卒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

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鈴者皆以益祐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夏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嗣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嗣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

讓曰、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夙夜戰悚、以榮爲憂、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雖側席求賢、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憲、魯芝、李胤、執節高亮、潔身寡欲、而猶未蒙斯選、臣更越之、

何以塞天下之望、今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聽、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卽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



與俱、祐軍入吳境、刈穀爲糧、皆許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祐以伐吳必籍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召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

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祐在襄陽。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顧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後祐寢疾。求入朝。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張華問其籌策。祐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

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經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吾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意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祐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哀。是日大寒。帝須髮皆凝。結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  
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人爲祜  
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祜卒  
一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  
傳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  
故事封其夫人

按羊叔子帥荊州專務以德服人不立赫赫  
之名刈穀而償之絹獵獸而還所傷吳人安  
得不悅服乎饋藥而陸抗不疑其德量有過

人者是以祜亦不防鉏麈之來而輕裘緩帶  
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極簡焉噫此蓋以  
睦鄰爲制敵之術者也

評曰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  
牧秦王罷東并之威桑枝不競瓜澗空慙羊  
公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入總機密出統方岳  
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  
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  
其有風颺者也若讓開府辭公侯歷年而志

不可奪身歿而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

祐歷職二朝任當樞要凡所進退人皆不知或謂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與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蓋人臣手握魁柄一毫不得專擅惟以威福還主上以是非還公論斯保全功名貽厥子孫之善策耳

叔子與幼節對境專以德信懷吳儒者避之余謂晉與吳讐敵也羊公身繫國家之安危

當續密以圖成可也夫何命使相通希古之無詐無虞哉萬一乘其不備而受來歙岑彭之禍噬臍何及乎胡致堂謂非良將保守封疆之長策信夫

祐前身乃鄰人李氏子也年五歲時令乳母詣李氏東垣桑樹中取所弄金環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又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而

位至公焉。

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卒如其言。

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

侍領後軍將軍襄陽縣侯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其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或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徵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大智人，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

謂祐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以功封關內侯。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身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

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吾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

勉之無愛死也。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送拒船。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詔進濬爲平東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

軍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制。」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

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雖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詔書責濬。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即便東下。又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佃及渾、濬、彬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云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

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唯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人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



兇逆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答臣愚癡，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私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

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滿篋。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未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纔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

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反受咎累、令清朝有讒邪之人、皇代虧穆穆之美、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違詔不受、渾節度付廷尉科罪、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付廷尉禁推詔皆勿問、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惟五、置此營自濬始也、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

十人、置司馬、封襄陽縣侯、邑萬戶、又封子葵陽鄉亭侯、賜絹萬匹、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同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

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博士秦秀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餘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按王濬少時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徐邈之女具一雙識英雄的俊俏眼、遂擇以爲夫、而弘農之人笑其起宅之太過、何婦人之不若也。及守廣漢、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遂覺、主簿李毅再拜

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然、則人患無志耳。苟有大志、天必從之。卒以平吳封侯、開府、則長戟幟旗、皆符所言、彼燕雀成羣、安知鴻鵠之志耶。

評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氣、奄有水鄉、抗衡上國王。濬受律、遄征、尅清建業、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龔遂之雅對、上稟廟堂、下憑博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迺矜功負氣、喧曠宸宸、

既爲戒于功臣，亦致訊于清論，豈不惜哉。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猜防甚矣，何其褊也。若郭子儀之於魚朝恩，坦然不疑，則其德望有過乎人者，非王渾之所能及也。

濬小字阿童，時吳中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表濬監益州，加龍驤將軍，竟平吳謠，言應矣。

梁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  
書前使持節太尉車騎大將軍侍中司徒尚  
書令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揚二州刺  
史永寧郡開國公王僧辯

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學涉該博、雖  
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天監中隨父來奔、起  
家爲湘東王左常侍、累官至竟陵太守、改號雄  
信將軍、時有安城望族劉躬者、田間得白蛆、化  
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躬以爲神而禱之、

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城、子郢既破其軍、躬走安城、僧辯擒之、由是以勇略稱、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督舟師一萬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郢兄弟等先屈膝于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撫綏、俄遣僧辯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元帝又命僧辯等討之、分給軍糧、尅日就道、而僧辯以

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竟陵甲士猶未盡來、意欲待集、而元帝性嚴急、以爲遷延不肯去、按劍厲聲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因斫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繫之、會岳陽王襲江陵、未知其備、帝命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奉旨、鑠泉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

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已陷郢城兵衆甚銳將進寇荊州水步繼進於是沿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米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執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旣去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

王相見也不答頃之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岍治道廣設壇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舟艦又於艦上取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執不利自焚而退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乃燒營夜遁帝策勛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卽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攻拔魯山降其

騎將支化仁仍攻郢，卽入羅城，生擒其黨靈護。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破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輝，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信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鼓譟奄至，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郢州旣平，僧辯進師尋陽。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

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陸鵲頭等戍，並尅之。乃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悅。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汎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采稻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



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自石頭至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響震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詔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崩等衆軍發于違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陳霸先爲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霸先

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不敢輕進時晴明無雲軍發忽然風雨時人謂之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衆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二一日青龍二曰白虎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

解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進止羣賊  
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  
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  
徑走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  
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  
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動指麾勇  
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爲  
辭云若殺琳則自歸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  
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帝乃遣琳和

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軍西討督舟師二萬  
車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班師  
于江陵旋鎮建業時齊主高洋遣將率衆謀襲  
建業帝卽詔僧辯留鎮姑熟先命侯瑱率軍築  
壘東關拒之徵張彪等會瑱于關因與北軍戰  
大破之僧辯振旅還建業加太尉車騎大將軍  
及西魏宇文黑泰遣兵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  
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星言就路以赴倒懸  
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卽梁主位僧

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規令迎立貞陽將屆壽陽前後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旨陽高渙至東關表之橫戰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反復舉兵襲于建康斬之初僧辯平建業遣

霸先守京口都無防備長子顥婁以爲言不聽竟及于禍

按王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討劉躬于安城拒侯景于郢州敗陸納于湘州厥功偉矣元帝詔稱其學貫九流武該七略宜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無愧也惜其馭軍無法民茹其苦而曰民無怨讟失其實矣石頭之禍不亦宜乎當鵲頭出軍之時中流遇風幾葬魚腹僧辯

再拜告天言訖風止賊望見官軍有雙龍夾  
艦而行江神可謂效順也李洪雅降于陸納  
器甲戰艦觀者貽愕時有泣軍龍升之異父  
老悲其將亡則陸納之敗天敗之也僧辯倖  
而成功云爾  
評曰自侯景寇逆元帝據有上游以全楚之  
兵委僧辯將帥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  
在乎策勛當上臺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  
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沒理膺寶祚僧  
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  
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  
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隋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前右領軍大將軍賜  
雉尾扇曲蓋吳州總管壽州刺史宋國公賀  
若弼

若弼字輔伯河南確陽人少慷慨有大志驍勇  
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世高祖受  
禪欲平江南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  
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已任  
然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鎮國威。伐罪弔民。除兇剪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其爲大軍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代。其衆復散。後以其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渡江。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

民間酷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山岡。陳將魯達任蠻奴。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將驕。卒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巴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恨不獲叔寶。功

在韓擒之後與擒相詢挺刃而出語在擒傳晉王以弼違軍令先期決戰以弼屬吏上聞而大悅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加寶劔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綵物共萬段女樂二部又賜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下弼獄

上曰我以高頰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酬賞今還格外望活上像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

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卽位猶

被疎忌後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頴私議被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按賀若敦恃功負氣每出怨言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其子弼曰吾必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胡不遵阿翁真冷之言而又以怨望取罪乎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弼鄉者詭對天子之



事又何明且哲耶。夫其臨事審時，  
評曰：觀賀伯論將其衡鑒極精當矣，而遂欲  
以大將自許，吾恐楊韓史三公未可俛而為  
之下也。且不慮煬帝之猜忌乎？是以聖人貴  
讓。昔韓信對漢高祖將兵之問，而自負多多  
益善，竟取鐘室之禍。語曰：禍從口出，言不可  
以不慎也。其不殺蕭摩訶，大有張翼德義釋  
嚴顏之風矣。  
凡武將不仗威容為神觀，而猥穰者無稱焉。

陳人望見楊素，詫為江神。叔寶一見賀若弼，  
而股慄再拜。突厥一見韓擒，而惶恐不敢仰  
視。三人皆魁傑瓌偉，具英雄之表，而又通經  
史，善屬文，卽以當文武全材，何愧焉。

唐左僕射行軍元帥揚州大都督前荆湘道信  
荆二州總管贈司空河間元王李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  
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  
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犖賊也請坑之孝恭曰  
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渠復有降者  
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拜信州總管承  
制得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  
納進王趙郡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

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三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兵。覘侯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

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周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祐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極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

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左僕射，更爲揚州大都督。貞觀初，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由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年五十中飲暴薨，帝哭之慟，贈司空及謚，陪葬。

### 獻陵

按隋亡時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勛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孝恭沉敏知兵，其最著如俘摯賊而不阬，放戰艦以疑敵，收子弟而爲質，飲杯血以安衆，卽使藥師應變，懋功出奇，鮮能過之矣。評曰：善爲將者不在貪功而在致敵，夫惟致敵斯能圖功也。余嘗惟近日諸將每出師輒

擁強兵以自衛、而出羸兵以抗敵、及至敗衄、則相率奔潰、并強兵而折之矣。語曰：攻堅則瑕者亦堅、攻瑕則堅者亦瑕。孝恭以羸卒餌敵、而祖尚選精騎搏戰、深于用兵者乎。

唐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前左光祿大夫兵刑二部尚書檢校中書令荊州刺史贈司徒并州都督景武衛國公李靖

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

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

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旣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曰不可。士洪徒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

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宣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於是震威武。示禮義。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悅服。輔

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勛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一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

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擒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歎曰：「靖乃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



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漢，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輦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

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齊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輦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

術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捨而不問及靖凱還進見謝罪帝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誅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日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

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關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

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

按李藥師微時、韓擒虎、牛弘、楊素皆極口稱之、彼之姿貌必有異于人者、三公非妄許也。

高祖肉眼不識英雄、欲斬之者再焉、免死爲幸、秦王非有相知之素、而爲之請命、許紹非有生平之雅、而爲之乞恩、則平吳破突厥、定吐谷渾、實秦王許紹之力也。

評曰、唐興、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勤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請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是不盡然、特以

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不盡然哉。以  
神廟丙申先中丞公以叅知分陝。飭兵朔方。余  
跨馬徃省之。道經華陰。遂謁白帝宮。入門見  
一碑。鐫衛公獻白帝書。拂其塵而讀之。內云。  
社稷陵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  
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  
氛祲以闡山河。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  
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濟世之志。  
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壯哉言乎。大有英

雄之氣也。楊東里曰。衛公蓋厭隋亂已極。負  
濟世之志。奮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世  
傳衛公假寐。神几前。神示之夢。及衛公下山。  
忽有風霾相送。隱隱作叱咤聲。曰。李僕射好  
去。噫。白帝信有靈矣。

藥師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  
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日  
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  
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去手、靖破蕭銑時、  
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列勝各附環、  
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權德輿嘗讀太宗手  
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唐太子大師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檢校洛州刺  
史洛陽宮留守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  
前光祿大夫并州都督通漢道黎州二總管  
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貞武英國公李勣、  
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  
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皆喜施貸、所周  
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年  
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  
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

資讓然之。劫船取財，由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萬數。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闔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

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王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受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纒，經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

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

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侯。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二，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勣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

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且人迎送，遂爲尚書左僕射。

又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客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正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賜卹之。」因泣下，舉哀，光化門輟朝七日，贈太



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陪葬昭陵起家象陰鐵  
烏德韃山以旌其功葬日帝與太子幸未央古  
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勳拔黎陽倉就食  
者衆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往客焉及平  
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  
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  
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之不  
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來訣此肉同歸  
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

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於  
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  
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  
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  
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  
欲召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曰我山東田夫  
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鑿  
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勳疾召爲司衛  
卿使省侍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

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母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歛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倘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

按太宗之於李勣。分雖堂陛。情同手足。剪髮和藥。解衣覆體。謂其可任。託孤之大事也。豈知勣雖不負李密。而乃負太宗乎。余每羨其爲佐命之功臣。而未許其爲輔相之忠臣也。評曰。人之大倫有五。君臣而下。朋友爲重。李懋功。請納官以贖。單雄信之死。可謂厚矣。帝不許。而號慟。割股肉啗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何其腆也。至以老臣輔幼主。會房帷易奪。委誠取決。胡爲乎營私畏禍。違心而從。史之

也。其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是何言與。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乘人之忿。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豈非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

太宗出勦爲都督。而命太子任以僕射。欲其感太子之恩。而致死力也。豈知誤太子之天下者。卽勦乎。夫勦用兵多籌筭。應變若神。而當國何憤憤也。無乃精于用兵。而拙于謀國耶。濱死而真冷。介弟惟恐不肖。子敗其門戶。再傳而覆宗。絕祀。或太宗之靈陰殛之。與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勦九京有知。悔何及乎。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五

唐涼州安集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神兵道大總  
管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莊公蘇  
定方

定方本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  
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  
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  
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

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毅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左衛中郎將。與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蔥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

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陳間。被甲而趨。賊來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癯卒勞。無鬪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闔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恒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

耳、寧日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餘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明日、振兵復進、五弩矢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叛、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

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一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思結關侯斤都曼、劫所部及疏勒等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精卒萬騎三千，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大敗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蔥嶺以西遂定，遷左武

衛大將軍，出爲神、兵、道大總管，卒師討百濟，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進圍其城。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其孫父思率左右縋城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義慈降，百濟平，俘義慈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主賞賚珍寶，不可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行軍大總管，又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于湞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

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曰莊

按定方少年驍悍所向無前乘霧而襲突厥冒雪而擊賀魯合于兵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滅三國生縛其王武功之競於斯而極

評曰大將立功于外廷臣輒以文法束縛之其為所沮抑而不得展布者皆是也生不蒙封賞死不被褒贈至末世而尤甚矣如定方功在社稷就木之後有司何噤而不言耶帝之譙訶侍臣聖人之心也



唐金牙定襄二道行軍大總管前禮部尚書檢  
校右衛大將軍安撫使吏部侍郎贈幽州都  
督聞喜縣獻公裴行儉

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調左  
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  
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  
令累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累遷  
吏部侍郎典選有能名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  
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

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日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雪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

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聞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都部

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  
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論其主言  
都支已擒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  
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  
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  
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  
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  
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  
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

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步兵  
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  
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  
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日以謀制敵可也因  
詐爲量軍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  
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收糧車中而壯  
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

徒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嗟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母問我所以知也。賊據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陸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傳。

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

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  
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  
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行  
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  
裨若程務挺崔智警王方翼黨金毗郭大封李  
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廉奏至刺史將軍  
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  
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  
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

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  
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  
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  
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按裴守約學兵法於蘇定方盡得其術故提  
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夷悉平蓋以  
智謀取勝非執定死戰定本而馳逐于鋒鏑  
之下者也

評曰文武二途分道而馳唐與鮮有能兼之

者守約假立波斯王而禽都支遮旬之子弟  
縱反間而致伏念執溫傳來降揚言大熱而  
駐軍偽敗詐爲糧車而伏兵突殺營塹已周  
而命徙高岡耻渾濬之事而稱疾不出工草  
隸名家而奉詔寫文選可謂文武兼備矣帝  
命兼授二職洵不忝也

守約嘗云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肯輒書惟  
已與虞世南不擇筆墨而妍捷並美所撰選  
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  
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就第取去不復傳  
論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斷王勃等非享  
爵祿者蓋知人知言哉

唐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等五道節  
度行營事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  
晉絳等州節度使天下兵馬副元帥幽州大  
都督府長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檢校司徒司空鄭國公贈太保武穆臨淮王  
李光弼

光弼營州柳城人。嚴毅沉果。有大略。幼不嬉弄。  
善騎射。累遷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  
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朔方節度使安思順愛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引疾去。隴西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齒蔽野，酌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卹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

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軍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漈，沔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歛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



大都督府長史史思明由鼓城入博陵殺官吏  
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  
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  
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  
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  
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  
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  
以兵附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

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  
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  
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  
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  
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  
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  
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欄石車車二百人  
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  
樓障以木慢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

開元春利 卷之三  
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壑，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草等軍，敗賊別將于

大橫關，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初，入朝，詔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料思明懲嘉山之敗，不敢出，議欲勒兵逼之，則慶緒可禽，觀軍客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戰尤力，而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門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聞無留人督軍趣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

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

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正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瑛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

却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

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大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清，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

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

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於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

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等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邗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馳入徐州時朝義圍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

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頒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

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馴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按臨淮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其布陣也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與史思明抗敵守饒陽守太原守東京皆立大功而竟爲朝恩懷恩所媚畏禍歸徐君臣嫌疑惜哉

評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之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好讀班固漢



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  
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安全而身益  
危。所謂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耶方攘袂狗  
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  
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見始之  
易終之難也。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  
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幸歟。  
唐時大將之權專而且重。誅殺得以自便。法

是以行。威是以立功。是以成。此乃所謂制。闔  
也。光弼因崔衆不卽付兵。卽收繫斬之。張用  
濟逗遛。因入謁。又斬之。所以威震三軍而力  
摧勅敵也。廼懷恩以違令。覆軍而不正軍法。  
何哉。豈其與朝恩比。而具錦遂掣其肘。而含  
忍也歟。  
臨淮王之守太原。亦旣竭盡心力矣。止息于  
城隅。閱三昔。乃歸府。納刀于韞中。拚一死以  
報國。此其忠誠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而魚

程兩奄日謀有以中傷之、是何肺腸也、而  
 凡郡邑守令、遇賊至而失陷城池者、罪不赦、  
 然郡邑苦無兵、即有之、不過象人塗馬耳、若  
 賊執重大、則難與交鋒也、雖駢首就死、亦何  
 益哉、光弼久在行間、老於兵事、至河東、即檄  
 河南縱官吏避賊、不惟曉暢時執、亦且體恤  
 人情、可與權者也、

此大賊因避寒不戰於兵、有亦禁神之悲、用  
 兵以計氣、是心也、長以州、此代、神、隨、隨、隨、隨、

唐尚父太尉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前留守  
 東都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司  
 徒代國公尚書左僕射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仍總節度贈太師忠武汾陽郡王郭子  
 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  
 等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十四載安  
 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  
 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

萬頃、敗高秀巖於河曲、遂收雲中馬邑、開東徑、  
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  
弼拔常山、子儀引軍下井陘、與李光弼合破賊、  
史思明衆數萬、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  
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  
之、又破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  
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  
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戰、大破之、斬首二  
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

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  
於是河北諸郡、徃徃斬賊首迎王師、方北圖范  
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  
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子儀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  
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  
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安守忠壁  
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

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  
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潯水賊守忠  
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  
卒保武功待罪於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  
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  
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  
香積寺之北距渭水臨大川彌旦一舍賊李歸  
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  
數千騎乃定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

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  
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  
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  
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  
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  
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  
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  
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矢射  
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

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造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日、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初、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一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卽令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

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等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其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

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之故帝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弼敗邠山失河陽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

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封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也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

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拒之，賊果遁。」子儀至涇陽，進拜尚書令。詔趣諸省視事。百官往慶，勅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

帝不得已許之，具以所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幃咸具。永泰初，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懷恩已死，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

公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回紇捨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云云、因取酒與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去、藥葛羅請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率衆追之、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繼發、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馬等、不可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大曆初、華州節度



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道，以蠟書賜子儀，令率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三百疋。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

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謚曰忠武。配享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

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願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材，頗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後得人過之。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按孔子刪書而以秦誓終之，其曰：若有一個臣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蓋大臣以人事君，不可媚嫉而妨賢也。攷安思順帥朔方時，子儀與光弼俱爲牙將，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順奉詔東討，光弼請死，乞

免其妻子。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非懷私忿時，執其手相對而拜。因率本軍與光弼合破賊。子儀真心爲國從封疆起見也。足當一個臣矣。評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遂北誼不反。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上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

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福。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王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勛德而請一吏致阻，是

宰相不知體也。王聞之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見疑。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嘆者數四，衆莫喻。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才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

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妳兒，非奴才而何。

唐司徒兼中書令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  
營副元帥贈太師西平郡忠武王李晟

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  
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  
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譟奮忠嗣撫其背  
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表晟右將軍吐蕃  
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  
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  
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馬璘與

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為右神策都將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水渡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北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為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

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曜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

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掬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

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

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於懷光焉時教倉單乏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

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懷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陟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



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

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殪尸相籍。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

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必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隕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勅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鼓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臣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

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誠，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日五日内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泰寺，晟屯安國寺，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

汚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塵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帝至梁晟以戎服見至橋帝馳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臣備爪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效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從里涇陽上里延平門之林園

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勅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非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

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時宦者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橐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日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

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誇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佯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

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催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日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性位高者難全盍密圖之晟曰

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貴高祖以下祔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歛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樞前贈太師謚忠武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于樞東百官拜哭于道元和中以晟配享德宗廟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

勞其長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既薨城鹽  
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  
其眷遇始終無與比者有十五子愿憲愬最著  
又按西平一矢而殪悍酋與二箭定天山者相  
同錦裘繡帽指揮陣前與著白衣自標顯者  
六相同而乘冰渡洛以破田悅趨定州以圖范  
陽而武俊解圍抑懷光撓軍之謀釋令言謀  
者之縛智深而勇沉加薛公數等矣  
西平篤分義隆于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

有德於晟後澄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  
官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帥鳳翔日嘗謂魏  
徵以直言致君于堯舜而羨慕之曰忠臣也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  
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  
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者耶故其家皆質  
賊中左右以爲言晟曰陛下安在泚使吏欵  
壁門曰公家無恙叱斬之此其忠義可以貫  
金石泣鬼神矣魏公尚須讓一頭地

晟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爲朝廷所眷注如此。

評曰：西平王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之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訶鄭汲王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

三王之佐，無以加之，可謂仁義之師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于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惟退可以免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晟爲金吾大將軍時，術人桑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

已又以縑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污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蓋其人善太乙遁甲術云

唐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隋唐鄧節度使涼國武公李愬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累官至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



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鷲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

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渣呀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破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擒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詐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

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低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輿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喪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弱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

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林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

將乃不敢言。由是乃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  
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  
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  
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  
澥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  
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  
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  
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  
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

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  
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  
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  
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  
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良山  
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  
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  
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門。留  
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

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日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塲以俟裴度至愬以橐鞬見度將避

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五百戶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斯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同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

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常以誦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始晟克京師，市不敢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

按愬行已約，其昆弟賴家勛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益。蓋其精神惟以驚功名而用志不分也。當官未嘗嬉樂，不邇倡優旬日而踐父兄兩鎮，不愧家聲云。

評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榮入死，以愬能用其謀。

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然必得李光顏牽掣其銳卒，愬方得乘其隙耳。此自兵法，誰得其解。

愬以勛貴子，求自試，而宰相李逢吉，即以愬為可用，遂帥唐鄧。逢吉可謂具眼，庶幾鄧侯之物色淮陰矣。我

朝江陵張文忠公為相時，能拔邊帥戚繼光、李成梁，所以响沫而卵翼者，靡所不至。嘗讀集見其移書本兵制府，極力保護，惟恐摧抑。

其英雄之氣，真宰相也。

神宗而後，寂寂可嘆。兵安得不弱，將安得不懦，四夷安得不訐，寇賊安得不棘哉。

史稱元直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擒丁士良、吳秀琳、李祐、李忠義，皆不殺而心腹之卒，得其死力，不可謂不知人也。晚乃與鄭注善，豈明有所不見歟。不然，或譎以傳偽耳。

陸伯言之帥江陵也，自許能忍辱。李元直之帥唐帥也，自任能忍耻。豈自道耶，抑謾言耶。

要之從來真正豪傑。未有不自信桺而虛憍。恃氣者也。翁而能張。弱而能強。天之道也。此義微矣。安得陸李二帥而與之談兵哉。

唐司徒兼侍中綏銀麟勝招討使光祿大夫前  
晉絳慈隰節度使河東保寧奉城軍行營副  
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右僕射魏博  
檢校兵部尚書幽國公隴州刺史贈太傅莊  
武北平郡王馬燧

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侗儻善  
兵法科仕至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  
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  
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

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珣。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而歸。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蕩。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

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譙。檜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後在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彼城中盡魚。而獨完吾家。吾不忍。旣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



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後、視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兵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

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

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獲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右，恒冀軍其左。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兵會。次于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士囊，過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卽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

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噉虜三千人尸相枕籍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共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芘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

破之皆曰善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卽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滔武俊聯兵五萬薄魏會帝遣李懷元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於鬪未休士卽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亦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州圍獲軍糧

遂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軍益怒、沮之、捷軍  
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  
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  
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由是逗留、帝數  
遣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  
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  
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  
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史、  
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

請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  
卒不成大功、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保寧、  
奉城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  
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康守慈、燧  
移檄鐫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  
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  
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  
令掠士女、斬以徇、于時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  
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

靈無以示。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元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速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度，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勣斬懷光降。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辰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

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牧產死糧乏詔燧  
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  
擊虜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甘辭  
請於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  
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  
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弇曰賴公許和今釋弇  
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  
奉朝請而已尚結贊之謀也後與李晟圖像凌  
烟閣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  
耶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什帝親掖之  
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  
七十贈太傅謚莊武

按馬洵美謀殺祿山威制回紇計遏吐蕃擊  
田悅于魏博平懷光于河中功績顯著所恨  
交惡於李抱真失計於尚結贊爲可惜耳  
澤潞帥李抱玉將饋勞回紇燧自請典辦具  
賂酋首得旗章爲信殺其犯令者遂不敢爲  
暴可爲制黠虜之法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

所衣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可爲結陣之法、以  
鐵鑲維車絕河、載土囊過水、可爲度水之法、  
評曰、馬燧沉雄忠力、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  
衆、無不感槩用命、決死不北、名蓋一時、夷虜  
畏之、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尚結贊不可信、  
而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  
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不以功掩罪、亦不  
可以罪廢功也、

三立堂新編闔外春秋卷之五

